

初期喀拉汗朝之錢幣。據此，則銅錢及陶片所在地之居民，必與墓中死者同一時代。土人所傳伊斯蘭教初來時與蒙古人戰死葬其地之說，不爲無因。所謂蒙古人即回鶻人也。又有一古城，在麻札東北約六里許，名卡納沁。城牆半沒河中，半露地面。周約二里許，中生紅柳，無遺物可檢。然此一帶陶片與在麻札所拾者同，則此城之居民，與麻札必同屬一時期，相隔決不甚遠。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經行和闐時，稱在忽炭（和闐）東方及東北方之間，有培因州，我在羅布淖爾考古記中曾主張培因州即現在卜納克河旁之卡納沁（考古記頁五〇）。如我推論不誤，則此地之興起，在十一世紀初期，至元時，此地尚有居民。則此地之放棄，疑在十五世紀初期，或近代事也。五月二日，吾人離開可拉克莊，轉向南偏東行，覓尋舊達摩戈村莊北之古蹟。經確畔麻札轉東南行，在沙磧中遍生紅柳，舊達摩戈之村落、房址與渠道，交織於紅柳叢中，歷歷可數。據本地人說，此村之廢棄，不過近五十年事耳。在前此地居民甚多，因罹天災，水源斷絕，居民死或逃亡殆盡，其生存者俱南遷於新村，即今新達摩戈也。距舊達摩戈約二十里，爲覓得水源，故吾人移住新達摩戈北面一村莊名馬拉阿拉干。五月三日，由馬拉阿拉干向北行，入沙磧，約五、六里地，即有紅色陶片散布，顯示已逼近古代住宅區域也。轉東行，至一爲數衆多之瓦礫場，地名特爾格拉木。西南東北一綫，綿延約數里。房屋雖已毀敗，但審其痕蹟，街衢巷陌尙可辨識，中有大道一條，路向東北，顯爲一舊時市鎮之殘跡。達摩戈乾河經行廢址之西，向北微偏西去。乾河中之胡桐青草，及兩岸之紅柳沙阜，猶能指示古時河流之方向。舊達摩戈在其西南約十餘里，通往達摩戈舊道，尙可辨識。此地陶片多與吳六雜提相同。皆爲剔花紋，或作水波紋，外塗紅泥，內夾青泥，頗堅硬。但同時另有一種薄肉紅陶片，泥質甚細，外面磨光，上刻連珠式花紋。器柄部或邊緣，浮彫人形或獸形，俱極優美。亦有用朱筆塗畫花紋，與姚頭岡同。故就陶片言之，實具早晚二期。地面並散布有龜茲小銅錢，則爲四、五世紀遺物。在特爾格拉木西行約五、六里地，有土墩一。又北里許，又有一高土台。其旁有房屋建築遺址，附近之街衢痕迹，尙能辨識。吾人試掘一房屋遺址，牆壁塗白堊，並無壁畫，亦無其他遺物，顯非寺廟。在此地拾「五銖」錢一枚。再北里許，地稍隆起，亦爲古代建築區。半爲流沙所掩，附近尙散布薄肉紅陶片。在北又一土堆，週圍約六、七米，雖爲沙掩，但牆壁外露一角，其亦爲古建築遺址無疑。在土台上亦拾有「五銖」錢數枚。此地五銖錢，無輪廓，甚薄，圓徑二、四厘米，孔徑約一、五厘米，與劉宋時之「萊子錢」式樣相同。可證此一帶古址，爲第五世紀之遺迹。此遺址尙未經外人破壞，本可從事工作，限於當時環境，遂令此優美之遺址，未能得到考古學上之清理，甚可惜也。五月五日，發自馬拉阿拉干，走向到于闐之路。馱隊向大道走，我同毛拉等轉東行，訪斯坦因於一九〇六年在哈得里克盜掘之廢寺。經過一墾殖區域和紅柳堆阜後，到達